

晦气鬼告状

三〇

辣伯

发生

绝密

她並非死于情杀



0022592

同的秘密

与纱帽

葬场的故事



晦气鬼告状

《杭州故事报》故事选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郎忆倩
封面设计 张 恢
题 图 刘 娟
插 图 潘鸿海

晦气鬼告状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绪印刷厂印刷
(杭州萧山山阴浪化站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.75 字数97,000 印数0,001—43,800
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03·416 定 价：0.58 元

目 录

戏外戏	张世雷 华 明(1)
新楼出鬼	赵和松(9)
田老五拉闸	程志明(17)
“辣伯伯”寻“乌纱帽”	胡大明(23)
309号房间的秘密	汪黎明(29)
发生在火葬场的故事	阿 厥(36)
“来得及”招女婿	许文培(42)
她并非死于情杀	薛霄九 田荔生(47)
一张卷发姑娘照片	洪运生(58)
绝密消息	吴文昶(66)
血迹斑斑的鸳鸯帕	孙 亮(72)
柳金莲送礼	王文相 吴子文(82)
光棍娶亲	王亮飞(88)
假戏真做	黄怀安(94)
王老二过年	吴文昶(104)
夜闯鲨鱼礁	田荔生(111)
马村长送礼	罗道平 胡文渊(116)
冷若冰作证	徐 君(121)
晦气鬼告状	韩贯中(128)
捡来的“祸水”	王连生(133)
换麦种的故事	盛在夏(142)



戏外戏

张世雷 华明

山坞里多年没演过戏了。这次来了个剧团，戏演得好，武功也好。舞起铜棍来“呼呼”生风，一口气能翻十七八个跟斗。这一下轰动了方圆十里，虽说是七月大热天，剧场里还是场场爆满，热闹异常。

一阵锣鼓声中，《白水滩》开场了。十一郎和青面虎开打，你一刀我一枪，一

连打了十几个回合。青面虎看看打不过十一郎，一个亮相，转身逃到后台休息去了。十一郎旗开得胜，得意非凡，便换了根发亮的铜棍，在台上狂舞起来。随着鼓点节奏的加快，只见银光闪闪，满台呼呼生风。

“好！”台下连声喝彩，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。

谁知就在掌声雷动时刻，十一郎一个失手，“呼”的一下，铜棍从十一郎的手中飞了出去，飞到屋梁上一碰，又“叭”地落到观众席里。只听得“啊！”地一声，场里一个人应声倒地，顿时鲜血直淌。

这一来非同小可，台上台下乱成一片。

不一会，一个被铜棍击倒的人被抬到戏台当中。大家一看，原来是本村一位被大家称为有福气的老太婆。

这位老太婆，今年六十一岁。老头子去年死了，她有两个儿子，还有几个孙子孙女。大儿子是个杀猪佬，身高五尺四，胳膊比人家的大腿还粗；老二是村长，官不大，可是权

蛮大。他打个喷嚏，全村百姓不感冒也得伤风；她大媳妇名叫金凤，在社办厂当会计，为人能干，极有心计；二媳妇名叫彩仙，是村里有名的“阿斯匹林”医生。看看这一家子，有文有武，有钱有权，角色相当齐全。

这位老太婆作为这个家庭的老祖宗，人们理所当然刮目相看，被视为有福之人。但是，实际上这个“有福之人”命却很苦。儿子分家以后，她在两家轮流吃饭。人老了，端儿子的饭碗不那么容易。吃了饭，扫地、饲鸡、喂猪、带孩子、洗衣服，从清早忙到半夜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天天如此。两个儿子的生活水平这几年直线上升，家里要啥有啥，但就是不买洗衣机。因为有台活的洗衣机，要比机器洗衣机好，两家并用足足有余了。

有一天，活“洗衣机”偶然闲空下来，不知为什么对儿子房间里的录音机忽然发生了兴趣。她趁家里没人就捧起录音机拨弄了一番，谁知媳妇冷不防闯了进来：“哎哎，你做啥？！”老太婆一惊，“叭！”地一声将录音机掉到楼板上。这下可不得了！虽然录音机并没摔坏，但她被媳妇足足骂了三天三夜。受了这次羞辱和打击，老太婆又悔又气，终日郁闷不乐，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。到了年底，家务活终于干不动了。这一来，她便成了出气筒。儿媳妇们成天指桑骂槐的，两家都厌恶这个“老不死”。不过，说来也怪，不管你怎么咒骂，这老太婆虽不能干活，但就是不死。哪里晓得，今天在剧场里被十一郎的铜棍“报销”了！

儿子媳妇一见被打死的是自己的母亲，“哗”地一下围了上去，嚎啕大哭起来：“哎呀，我的娘呀！这该死的铜棍哪里不好落，偏偏就落在你的头上呀，你死得真可怜呀！”

“啊呀，我的姆妈喂！你就这样丢下我们去了哇，你叫我们今后怎么过日子呀！”“……”哭得是那样的伤心。连那个胖长胖大的杀猪佬，也声泪俱下。毕竟还是做村长的儿子头脑冷静，劝道：“哭什么？哭哭就能把人哭活啦？！”他又对老婆说：“彩仙，你这医生是做啥的？只知道哭，就不知道去给妈妈检查一下！”一声令下，“阿斯匹林”医生连忙止住哭声，给老太婆从头到脚检查了一番，摇摇头说：“不行了！心脏已经停止跳动，没救了！”这么一说，一家人又“哇”地一声哭得更凶了！两兄弟哭脸拉巴地扯下一块幕布，盖到老太婆身上。连头带脚，盖了个严严实实。接着“呜呜、哇哇、呀呀！”开始了家庭哭声大合唱。

这一来，把剧团里的人吓得晕头转向。那个“十一郎”早已昏倒在地，被人抬到后台，正在灌盐汤水；团长急得团团转，马上吩咐沏茶、买烟、打酒、炒菜。他深深知道，演戏演出了一条人命案，这绝不是好玩的！他走到村长身边说：“唉，真想不到会出这么大的事故！我们商量一下怎么处理善后。”村长说：“这是个棘手的问题！不过你放心，事情总要处理好的！”这里正在谈，那边杀猪佬在跳了：“团长呢？出来！赔偿损失！要是不照价赔偿，把行头扣起来，把那个什么郎捆起来！垫棺材底！”团长听了一惊，连忙走了过来，对杀猪佬说：“同志，你，你先别急……”“什么？人都被你们打死了，还叫我不要急？！”

“不不，祸是我们闯下的，我们一定负责到底。至于怎么处理，总得商量商量。”团长好声好气地说。

杀猪佬的老婆，一听说“商量商量”，连忙一个急煞车，止住了哭声，跑过来说：“这还用得着商量吗？只要算

帐就行了！我妈今年六十一岁，身体很健康……”当“阿斯匹林”医生的二媳妇接过话头：“是的！我经常给她检查身体，消化系统、呼吸系统、神经系统、泌尿系统，一切都很正常。我估计在十五年之内，不但死不了，还能干活。”当会计的大媳妇又说：“对对！这些年我们全靠她，带小孩、洗衣服、烧饭、炒菜、养鸡、喂猪，样样都做。现在她死了，我们就象蚀了只手。大家知道，现在雇个保姆，不放心还是小事，连工资带吃饭，一个月起码三十元！三十乘十二，一年就是三百六十元！还有烧饭、洗衣服，雇个小工，少算点，至少三十元一个月，一年也得三百六十元！再说养鸡喂猪，毛估估一天收入五角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就要……就要……”她算不出来了。不过这没啥，她马上从口袋里摸出个小小的计算器，“答答”一按：“对，一年一百八十二元五角！这三笔加起来呢，就是九百零二元五角，闰年多一天，五角钱就算了。这是毛收入，当然还要开支。不过，穿是用不着开支的，我妈还有两套衣服，换换够了；就是吃，一天算她四角，三四十二，十二乘十二，一年一百四十四。九百零二元五角减掉一百四十四，纯利润七百五十八元五角！这是一年，十五……就算十年吧，七千五百八十五元，再加上安葬费，我看就马马虎虎赔八千元算啦！至于我们耽误的工夫以及营养补贴、夜餐费，就不列入预算方案，由你们客气而定。”

天哪！她这么一算，算得台下的人舌头伸出缩勿回去了，算得剧团里的人汗毛管直竖！杀猪佬见团长象木桩一样钉在那里，就说：“哎，怎么样？大刀斩肋条，一刀一块，干脆一点赔八千元！要是肉痛，那就杀人抵命，叫那个什么

郎出来！”

眼看事态要闹大，事情闹僵，村长桌子一拍，冲着杀猪佬说：“你胡闹什么？！‘抵命抵命’，无法无天啦？！”杀猪佬吃了个“碰头”，很不服气：“你……？！”“我怎么啦？！你以为死了妈我心里就不难受？！靠你喉咙粗就解决问题啦？！什么事都得讲道理。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谁没有父母？我认为剧团的同志都是通情达理的，他们能不考虑我们的损失？！八千八千，一条命就值八千？！人是‘无价之宝’，‘最宝贵的财富’！谁拿八万块放到我面前，问我买个妈我也不干！”这位老兄实在厉害。他绕了个圈子，说出了该说的话：咳，八千还不够呢！

村长这一说，两个媳妇“哇”地一下，算是助威和响应，更加放开嗓子干嚎起来！杀猪佬也凑热闹，“呜呜呜”直叫，顿时组成男女声“三重唱”，虽不协调，倒也热闹非凡了。

团长现在才明白，这一家人真够厉害！看来今天的事情难办了。但是有啥办法呢？主动权在人家手里，即使是完全不合情理的要求，也只能同人家好好商量。再说人家死了人，情绪上有些偏激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他想到这里，就将村长拉到后台，递烟泡茶，进行谈判。

看戏的男女老少知道，今晚《白水滩》是演不成了，但现在这戏外戏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，因而没有一个肯自动退场的，都想看看十一郎今日撞到了这些“铁公鸡”手里，这场戏最终如何了结！

台上的男女声“三重唱”还在继续，突然“阿斯匹林”医生发现盖在老太婆身上的幕布轻轻地扯动了一下。她不禁

吃了一惊，赶忙将手伸进幕布一摸，咦！老太婆身上怎么会热烘烘而且湿淋淋的？！她知道大事不妙了，老太婆活过来了！她急忙给大媳妇打了个招呼，大媳妇“哇”地一声，“伤心”得干脆把哭声提高了八度。不过，这一下她不是哭老太婆，而是在哭人民币呢：“哎呀呀，我的八千块呀！到手的钞票眼看又让它飞了呀！有一座小洋房可造呀！”当然，她没哭得那么清楚，她这是“心哭”哩！嘴巴里发出的，当然还是“哇呀哇”罢了！她心里着急，一边干嚎，一边在想：“哎呀呀，这事可怎么办？得采取紧急措施！”她连忙同丈夫打了个招呼，杀猪佬丈夫顿时心领神会，便连忙去给当村长的弟弟通风报信。

杀猪佬急匆匆来到后台，一把将弟弟拉到一边，轻轻地说：“不好了！老太婆活过来啦！”村长一听吓了一跳，眼睛一眨，连喊糟糕！他心急火燎的叫杀猪佬赶忙去给老太婆传訊息：“你去！谈判已到紧要关头，叫她无论如何再坚持一下！”

杀猪佬把话传给了老婆，老婆看四周无人就扑到老太婆耳朵边说：“妈！你再熬一下，咬咬牙坚持到底！明天我买盒双宝素给你吃！听见吗？双宝素！”

其实，老太婆早就苏醒了。当时那铜棍落下来，只是从她左边太阳穴擦过，把耳朵擦去了一大块皮。年纪大的人，心脏本来就脆弱，加上一惊一吓，因而就昏晕过去。后来她醒了过来，只觉得浑身乏力，想不到身边一片哭声，于是她干脆来了个“顺水推舟”，故意躺着不动，她想看看儿子媳妇们究竟怎样来处置她。但是这大热天，蒙头蒙脑地盖着一块大幕布，可不是好受的，没多少时候，就憋了个满头大汗，后来实在熬不住了，她就用手擦了把汗，因而就把幕布

扯动了。现在大媳妇说要她再“熬”一下，她可火啦！这大热天，你来熬熬看？！她猛地把幕布一掀，一个跟头坐了起来，说道：“熬一下，熬一下！你来试试这滋味！”

老太婆“格登”一下坐起来，这可惊动了剧场里所有的人！“噢——大妈活啰！大妈活过来啰！”“哗！——”台上台下，屋里屋外，男女老少都往台上涌去。跑在最前边的一个小伙子见她满头大汗，连忙递过一块毛巾，说：“大妈，快擦擦汗！”老太婆接过毛巾朝大家笑笑说：“哎，你们戏散啦？”那个递毛巾的小伙子说：“没有呐，大妈！刚才在看你们儿子媳妇演戏哩！”“咳，十一郎呢？”大妈关心地问。十一郎连忙挤到她面前，说：“老奶奶，我真对你不起！你还好吗？”老太太摸着十一郎的脸说：“你吓坏了吧？不要怕。我只是擦破了点皮，不要紧！你以后当心点就是了！”

“锵！……”锣鼓响起来，儿子媳妇们垂头丧气地退出去，戏外戏结束了。正戏又开始了！团长特地搬了张藤椅让老太婆坐下，还给她泡了杯麦乳精。可是，现在的十一郎铜棍怎么也舞不好了。既不“呼呼生风”，也不会“闪闪发光”，他怕万一再失手，真要垫棺材底呢！因而只好同小孩子玩木棍似地摆弄几下子。于是台下纷纷扬扬议论起来了：

“咳，蹩脚蹩脚！还是刚才的戏外戏好看多了！”正在议论，不想真的从剧场外撞进个毛头小伙子，他一头大汗地说道：

“不好了！村长家里四个人互相埋怨，现在打架啦！”

“哗！——”众人一听，知道好戏又在大妈家中开场，哪里还有心思再看十一郎摆弄铜棍？于是便象潮水一般地涌出剧场，争着到大妈家去看戏外戏续篇去了……





新楼出鬼

赵和松

东风化工厂在城郊西山坡盖起了一幢设计新颖的宿舍楼。谁知搬进去的第一个晚上，有人就吓得魂灵出窍，差点钻了地缝。为什么？说是见到了鬼。

人世间绝对没有鬼。但是见到鬼的人却说得有鼻子有眼，此人叫朱阿宝，是个刚交二十岁的小伙子，他住在宿舍楼底层靠西第一间。那天晚上，他睡到半夜被一阵由远而近的“呜呜”声惊醒了。侧耳细听，这声音仿佛已经移到了他的窗口。当时，窗门拉着窗帘，外面月色朦胧，所以无法看清什么。朱阿宝平时胆子就很小，此刻那种惊恐样子当然可想而知。他原想用被头蒙住脑袋，无奈这声音越来越响，最后，竟连窗门玻璃也叮叮当当地响起来了！没办法，他悄悄地披衣下床，抖抖索索地走到窗前，小心翼翼地拉开了窗帘的一角往外一看，天哪！窗台上正趴着个黑咕隆咚的东西，它那脑袋贴在玻璃窗上竟有一尺多高，一对眼睛光闪闪地睁着，两只大手左右舞动，不时发出“呜呜”的哭声……朱阿宝“啊！”地一声，“哒哒哒”连退三步，一下子跌坐在地抖个不停。过了好久，他睁开眼睛偷偷地膘了一眼，谁知这一膘，更吓得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！因为窗台上那庞然大物见朱阿宝在看他，竟举起两只黑手，把自己的脑袋旋了下来捧

在手里拍了几拍，猛地又搁到了窗台上。而那摘下来的脑袋，两只眼睛还在忽闪忽闪地发光！……朱阿宝尖叫一声，便一头倒在冰凉的水泥地上，筛糠似地整整抖了大半夜。直到东山日出，他才抬起头来，可窗前空空如也，什么东西也没留下……

朱阿宝一夜惊吓，人前不敢声张，急匆匆披衣出门找他父亲去了。

朱阿宝的父亲名叫朱玉山。因为阿宝平日爹爹长，爹爹短的叫得山响，因而大伙在背后也都称他父亲为“朱爹爹”。朱爹爹住在化工厂原来的宿舍里，此时刚刚起床。阿宝结结巴巴地把昨晚见鬼的事同他一说，他当即就眉毛一扬，发起火来：“真是活见鬼！定是你胆小多心，疑神疑鬼罢了！”朱阿宝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，哭着说：“那会是疑神疑鬼呢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！我光着身子在地上趴了大半夜哩！”朱爹爹见儿子脸如土色，此刻浑身上下还在索索发抖，怀疑许是确有其事，因而交待儿子道：“你先不要声张，晚上继续去睡……”阿宝吓得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，连声说：“不不不！我……我……不去了！……”朱爹爹脸孔一沉，低声喝道：“你去就是，我自自有道理！”

夜饭后，朱爹爹备好一根铁棍，陪阿宝来到新楼。他交待阿宝先睡，不要作声。自己却悄悄地溜到门外，在窗门旁的一个隐蔽处躲了起来。

这天晚上，天低月暗，云浮星灭。西山坡这片坟地，现在虽然新楼落成，但夜深人静之际，仍然阴风嗦嗦，树影摇曳，竹叶沙沙，如怨似诉，确有一种阴森森的气氛！朱爹爹是个“唯物主义者”，他不相信人世间真有鬼，因而儿子见

鬼，他断定那是人装的。所以他今晚藏在暗处，就专为等“鬼”上门，先叫这装鬼的人吃上几铁棍再讲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约莫到了半夜时分，坟堆方向果真传来一阵轻轻的“呜呜”声。朱爹爹循声望去，草叶摇动处，一个张牙舞爪的怪物慢慢地站了起来。朦胧夜色中，只见那怪物头颅特别大，两只眼睛闪闪发光。他“呜呜”地叫着，径直向朱阿宝那个房间的窗口飘了过来。朱爹爹屏声敛息地站起身子，待那个怪物刚要靠近窗台之时，他飞身上前，抡起铁棍就“呼”地一下朝怪物那大脑袋砸去。铁棍之下，血肉横飞，连自己的脸上也溅了湿漉漉的一片！朱爹爹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心想：“这一棍落手太重，看来要出人命了！”不想那怪物并未倒下地去，竟顶着半截脑袋转过身子，迎面向朱爹爹猛地跳了过来！朱爹爹这下浑身的汗毛一根根竖了起来，他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恶梦？！吓得双腿发软，将铁棍一丢，连滚带爬地逃进新楼，撞开房门“呼”的一下钻进了阿宝的被窝，还拉过被头蒙住了自己的脑袋。阿宝忙问：“爸爸，怎……怎么啦？”朱爹爹哪里还答得上话来，仿佛舌头已被割去，结结巴巴地只说出了一个“鬼”字，浑身便抖个不停……

第二天直到太阳光照到他们的屁股上，父子俩才从被窝里钻出来。朱爹爹顾不得洗脸，先出门去看“现场”。可是，昨晚那具怪物脑袋开花的地方，没有一丝一毫血迹。朱爹爹惊异万分，皱紧眉头回到自己的老屋里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，搭拉着脑袋只顾一支一支地抽闷烟。唉！那怪物究竟是人还是鬼呢？！……

正当朱爹爹心乱如麻的时候，门外有人喊道：“老朱在

家吗？”音落人到，一位身材魁梧、头发斑白的老者跨进门来。朱爹爹一见，如遇救星，他从椅子上“呼”地跳起来，一把拉住来者的双手，忧心忡忡地说：“我正想找你这位菩萨呢！”

来者是何许人？他是离休干部，名叫谷逢春。他当过好些年公安局长，后来又任过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。前年刚让贤离休。他比朱爹爹大了十二岁，因为两人都喜欢同“车马炮”打交道，棋艺又不相上下，所以交往密切。每逢星期日，趁朱爹爹休息在家，两人总要“杀”上十数回。今日他一听朱爹爹说正想去找他，以为是朱爹爹棋瘾难熬，于是坐下便道：“好！杀就杀吧！”

朱爹爹此时哪有飞马架炮的心思，他见老谷所以如遇救星，是因为老谷在职时曾破过无数起千奇百怪的疑难案子。如今新楼出鬼，他多么希望老谷出马，为他释疑解难呵！他拉住老谷的手说：

“我没心思下棋，想请你捉鬼！”

“捉鬼？！”老谷哈哈大笑，“你开的什么玩笑？”

朱爹爹摇摇头，接着把两个晚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。老谷听后，一下来了兴致：“哈哈，我正闲得慌哪！这事包在我身上了。新楼出鬼，必有来由，你们放心去睡，待我细细观察一番再讲。”接着，他如此这般地交待一番，告辞而去。

可是，朱阿宝说什么也不肯再睡到新楼去了。朱爹爹一向溺爱儿子，无奈何就让儿子睡在自己的住处，他自己只好晚上到新楼去睡。奇怪的是，接连三夜新楼毫无动静。朱爹爹想，这鬼也许是冲着儿子来的，要引它出门，看来还得靠

儿子。于是，三夜一过他回去和儿子商量，谁知踏进屋门，他就象中了孙悟空的定身法一般，立在门口不能动弹了！为什么，因为儿子阿宝只穿着背心短裤弯腰曲背地趴在地上发抖。朱爹爹略一镇静，忙上前拉起儿子，一声断喝，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？朱阿宝见是父亲，才战战兢兢地说：昨晚半夜时分，他听得玻璃叮当作响，以为是没有上插销，就起床走到窗前，刚撩起窗帘，推知又是那具怪物张牙舞爪地趴在这里的窗台上……

朱爹爹吃惊不小。他顾不得多想，一阵风似地找老谷去了。谁知老谷家“铁将军把门”，他到左邻右舍一打听，说是他昨天晚上一夜没回来，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朱爹爹再不能等了，他想，我还是上公安局报案吧！

他回到家里，叫了阿宝正要出门，老谷突然来了。此刻他脸色阴沉，剑眉直竖。朱爹爹忙说：“老谷！你昨晚到哪里去啦？”

老谷说：“捉鬼去啦！”

朱爹爹脚一跺：“那怪物声东击西，昨晚到这里来过啦！”

老谷点点头：“我知道。我正是从这里发现之后，把它抓到的。”

朱爹爹大惊，问：“抓到啦？！那……那是什么东西？！”

“一言难尽！”老谷说。

“现在哪里？”

老谷眼睛一瞪：“就在眼前！”

眼前？朱爹爹糊涂了，周围没有其他人嘛。就问：“眼前是谁？”

老谷捏紧拳头，“呼！”地一下击在桌子上，吼道：“是你！”